



柳哨

□ 蜀水巴人

桃红杏白一向都是春天的代言，红的赛霞，白的似雪，花海之间，春色灿烂。其实，柳枝泛青也是春临的象征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，昨天它还是干涩的枝条，一夜睡起了再看，忽然就像谁给偷偷刷了一层淡淡的翠色，探头探脑报告着春天的到来。

春天最是赏柳的好时节。悠悠的柳条自自在在地垂下来，装点着春天的风景，一条一条，蓬蓬松松，你掠我一下，我逗你一下，难得的潇洒。尤其在小风中，吹着吹着就会摆起来，荡过去，舞蹈一般。戏台上谁的身段儿飘逸俊秀，往往一个形容为水上漂，另一个则一定是风摆柳。春天就在嫩柳的摆动中，一天一天走近我们。终于，随着柳条透绿，可以试着做一做柳哨了。

先选择适合做柳哨的柳枝，不能太老，也不能过嫩。太老了柳皮欠缺韧性，但太嫩了柳皮又经不住拧巴。做柳哨是一个细活儿，一只手控制住柳枝，另一只手用上巧劲儿，一点一点从上到下慢慢揉搓柳皮，直到将里边的柳木芯，和外边的柳皮完全剥离，青翠的柳皮成了一截儿空心儿柳管儿。拿削铅笔的小刀，在柳管儿的一端，轻刮细削，把最外层的老皮薄薄刮去一点点儿，露出里边翠嫩的嫩皮，一个柳哨便大功告成。柳管儿稍粗一点的柳哨，听起来浑厚；柳管儿稍

细一点的柳哨，听起来尖锐。有时候，即使一根柳枝上拧下来做成的柳哨，音色居然也都不一样。如果两个小孩子，拿着一粗一细两个柳哨对吹，很像是一老一少在逗着搭话。这个情景，很让人想起《梁祝》里大提琴与小提琴的那几段深情对话。

柳枝恩赐于人的柳哨，曾经是贪玩的孩子们钟爱的用不着花钱的乐器。一段柳哨，可长可短。长的柳哨，如果碰到手更巧的人，除了刮出吹孔，还能在柳管上凿出小孔，使得原本只能发出单音的柳哨，变成了一个简易的短箫。捧着这种短箫，会吹奏的人们可以演奏一些简单的旋律。短的柳哨，仅仅比火柴棍儿大一点儿，做好之后搁进口袋就行。有了空闲，随手掏出来，含在嘴里，肆意地吹起来，忽高忽低，忽明忽暗，一边走一边吹，旁若无人地自娱自乐。

我的一个儿时的小伙伴，是个孩子王，更是一个做柳哨的高手。看一看柳枝，他就知道那一根做出来的柳哨，声音好听，而且能够吹出连音。折一根柳枝，只见他的两只手就那么小幅度地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一个齐整光洁的柳哨就从两手间冒了出来。他不光会做柳哨，吹起来也是一绝，能够利用节奏的长短，声音的高低，模拟一些鸟的叫声。有时吹出来的声音，还像是模仿人们说话。

当年上学的时候，听到远远传来的柳哨声，就知道他在招呼同伴儿。于是，赶快背起书包，踏着柳哨声寻声而去。

柳哨源于何时，似乎少见记载。比起现在的折柳为哨，古人的折柳，却是蕴含着惜别。因为谐音的缘故，折柳别过，乃是希望“留客”。许多诗人都曾经写过咏柳的诗句，“思量却是无情树，不解迎人只送人”，这是裴说的“怨柳曲”；“永定河边一行柳，依依长发故年春”，这是李商隐的“春柳曲”。当然，又怎么能够不提王维的《渭城曲》。只是我们已经不知道，蓦然回首一千二百多年前那场著名的送别，当席间的诗人一吟三叹《渭城曲》时，是否也有折柳现做成的柳哨，也有折柳现做成的短箫，正在吹奏着《阳关三叠》——呜呜咽咽，溅落在春色弥漫的长安道上。

比较起来，我更是喜欢这一句：“柳烟漫过阳关道，柳色吹来万木春”——明媚的春天假如是吹出来的，细论功劳，春风居半，柳哨亦应居半。

只要春来，总会想起童年的柳哨，或浑厚，或高亢，一声一声，直抵心间。



诗 绪

仲春帖

□ 胡巨勇

与响雷擦肩而过，东风
踏着农谚描春
紫燕是最温情的看客
葳蕤的桃红柳绿
收购大地的褴褛
在青山的倒影里
蝌蚪快递溪湖水暖的传单
一滴鸟鸣，泅渡涟漪
打捞春天泛起的往事

昼夜平分，春色五五开
村庄沦陷于姹紫嫣红的领地
蜜蜂忙着针灸桃花之毒
蝴蝶在破解油菜花
设下的黄金阵
而布谷，用指令
早已占据季节的制造点
声响一遍，父亲
火热的心事又长了一寸
声响又一遍，我
目光里的憧憬又镀亮一层
声响一遍又一遍，大地上
四处盛开着勤劳之花

青草扛起春天

□ 马从春

父亲已经不种麦子了
漫山的青草，扛起春天
扛起田野，一块块的河滩
迎着春风一路奔跑

那株老柳树
在河边等得太久
春讯抵达，顾不上腰酸背痛
丝丝缕缕的柳枝
一口气种下十个春天

道路已经在脚下
深深呼吸，戴上口罩
藏好所有的孤独和忧伤
以春天的名义
痛快淋漓地出发

春天的“冲”

□ 张金刚

丛，欢实地在花毯上打起了滚儿。若不是踏青人往来不绝，我也想学着狗狗享受一番呢。

春天的树最是神奇，我愿亲切地唤作“春树”。起初，它们都是一副模样，光秃秃、干巴巴、暗塌塌，似是饱经沧桑的老者，生怕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一日，远远望去，成林的春树似被涂一层淡绿的油彩，我欣喜地冲过去，却还是黯淡，依然分辨不出它们谁是谁，可我又真真地知道一派繁华即将上演，且为时不远。

花儿、芽儿是春天的眼，直至它们温柔多情地睁开，我才长舒一口气，消止了担心：那些树们又复活了，且能据此叫出春树的芳名。

有的是花儿占了上风，艳红的是梅花，粉红的是杏花，绯红的是桃花，嫩黄的是迎春，雪白的是梨花，淡紫的是泡桐，还有白的紫的玉兰、槐花，甚至连那满城横冲直撞的杨花，也只是嗔怪几声，并非真的恼它们。有的是芽儿占了上风，香椿树生出香喷喷的香椿芽，似小姑娘的冲天小辫儿；垂柳的嫩芽在河岸、在地畔柔柔地招摇，似扎了无数灵动飞舞的蝴蝶结；榆树慷慨地挂满簇簇肉墩墩的榆钱，招引人来撸个精光，也仍在枝头粲然欢笑。

每个春天，我都会被春树感动着，不知这些花儿、芽儿用了多大的力，才冲开干瘪的树皮，生出饱满的花苞、芽苞；又不知接续用了多大的力，才冲破花苞、芽苞，绽出娇艳的花儿、芽儿，送来春光，又占尽春光。这是“枯木逢春”“春风吹又生”的强大力量在蓬勃，让我在“春去春又来”的自然轮回里，永远坚信生命的

顽强，进而感觉自己也成了一株春树，在春风里笑傲。

趁春光如此真切地在眼前恣肆浩瀚，我也正盘算着，冲出房间，冲进春天，做不少事儿呢！

“当时年少春衫薄”，多么美好。在这无尽春光里，无论年方几何，我们都是活力全开、希望重燃、春心荡漾的少年，任暖风吹动衣衫，吹开每个沉寂一冬的细胞，去寻春、踏春、赏春；春耕，春种，春忙……反正，“冲”就是了！

《论语·先进》有述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春阳下、春风里，游玩，沐浴，吹风，歌唱，无忧无虑，身心自由，这恬淡适意、简静质朴的春日郊游，当是最趁意、最向往的首选。我是最爱一个人漫步于野，独享春光的，那一刻，如是自己奢侈地拥有了整个自然之美，是全世界最富有、最幸福的人。“草木蔓发，春山可望”，与泠泠缓流的春水逆向而行，冲入春谷，问候风烛残年的老屋，沐浴如纱如雾的花雨，逗趣往来翕忽的鸟雀，与山对坐，心似谷一般空灵。“夜雨剪春韭”，尝鲜儿的时节，味蕾最是冲动。催着去采摘新发的韭菜、菠菜、榆钱、羊角葱、香椿芽、芥菜苗……变着花样儿地精做一桌春季时鲜，犒劳舌尖，饕餮一春。

春乃四时之始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我们总爱站在春的源头，企盼着冲散一切迷雾，冲破一切束缚，冲向一个新世界，冲出一片新天地。关键看行动。那就如春一般，无惧酷寒，奋力重生，勇敢绽放，奔赴属于自己无与伦比的美丽春天。

